

臺會稿卷之六

瓊山丘文莊公清著



序

送徐庶子歸省序

翰林居 禁密地為

天子親臣其職務之大者曰 進講曰編纂曰校文今四方寧謐內外無事前年

英廟實錄成今年又當會試天下士甫畢經筵講學之臣多至十餘人分番更進以故館閣臣僚率多暇日往往得以言其私乃已丑之春翰林臣僚請賜告歸省者數人而左春坊左庶子無侍講徐君時用其倡也既得請戒行有日館閣故事有分遣

者輒賦詩贈別以予於君同年且相厚也屬以序始君以進士
第二人入翰林爲編脩官未幾

今上正元良之位妙東文學之臣以職輔導擢居校書司經局
局之職掌凡經籍翰墨之具尤爲親比

上登寶祚超進三階以至今官若時用者可謂得君而遭際其
時矣然君親一也既荷君之寵馭資其爵位章服以榮其親幸
遇無事之時又得乞

恩請告以少遂其左右就養之歡是亦人情之常也昔人有言
子在親側雖無離憂親不樂也茲就人子之未仕者言爾若夫
以具慶之親幸其子之有成仕而官朝著貴而歸閭里始也親
之教子願其登科躋仕以光大其宗祊今則果如其願焉始也

子之讀書志於立身行道以顯榮其父母今則果遂其志焉子
則仕而親得官無離憂而有在側之樂其樂豈有涯哉雖然子
之未仕親固專之也既委質以爲臣則非親所得專矣然則茲
樂又豈可常哉矧今 聖明在上留神經術所以切劑治道交
脩勉輔之責尤賴乎多賢禮樂自年而後興立一王法以垂萬
世茲其時也稽古禮文之事又非夫人能之承平久而文勝質
微所以振起士類以返雕於樸亦不能無待於吾徒也豈可久
昵於私而忘乎公哉君行矣宜速其歸以副館閣諸公之望

送國子司業費先生歸榮序

國子司業費君言于

上曰臣自歲己丑蒙 恩賜進士第選克庶吉士賜讀書中秘

又明年擢翰林編脩秩滿推恩賜先臣以臣官母氏為孺人未幾陞今官泣職今又三年矣自始登第至今首尾十有三春秋故事常叅官歷任滿一考許展省近制又有去家十年之比臣早失怙恃惟是烝嘗又曠不勝霜露怵愴之感幸今國家無事而太學教導之人不乏謹昧死援例以請

上曰俞仍命有司給內帑寶鏹以為道路費命既下治裝將還太學師儒白監丞以下旅進謂予曰以司成先生之行翰林諸公咸分題賦詩以贈而吾儕不可無言請分韻以為詩予乃取古詩枯桑知天風體用四聲之首為古詩八句凡四十言人得一言即其言以為所贈詩之末韻既成俸以次序將書予帛又謂詩不可以無序衆以屬予予於君處有一日之長君

廷對時在翰林叨為讀卷官既而選偕狀元張啓昭等十八人同續學禁林

上特命予授以古文辭今又幸有寮采之好方資其朝夕助予不逮也乃忍舍去予老矣方僂佺然若有所失有何情緒更序諸人之詩哉雖然予所以留君者予之私也君所以決然必去者君之私也予之私以己君之私以親

聖天子以孝治天下不忍絕人之親子焉敢以一己之私而妨衆人之孝哉君年方壯學日進聲譽方燁燁以起又當群賢並進之秋

聖天子求賢如不及在他人處此翹首跂足以俟進惟恐失機會而人或先左足而軋已者君乃獨封單再進必得所請而

後已其志亦可尚已君之茲行非獨以遂其孝親之心抑亦足以示範諸生乎哉昔陽城爲國子司業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忠與孝也諸生有父不省親者乎明日謁城還養者二十輩君所居之官與陽子同陽子勸諸生以歸省特言焉而已君則躬自行之豈非以身教者乎夫教之大者在忠與孝有諸已然後可以求諸人人必孝然後可以爲忠忠盡而後孝之道益克以大是以君子一身退而家居進而朝趨恒與道俱無所徃而非忠與孝也然則君之茲行不但如昔人所謂衣錦晝行以爲鄉人之榮而已也亦將有以軌世範俗乎哉其尚有以爲天下之軌範矣乎於是乎書于諸作者之上方

送邢侍御克寬歸省詩後序

景泰七年夏四月監察御史邢君克寬巡按歸自遼東以其情言于朝曰國家者今凡廷臣歷官三載者許賜告臣自拜官至今凡七年家有老父幸蒙聖恩封以臣官贈亡母以孺人而繼母之封亦如之展省之禮又曠未行敢昧死援令以請上曰如今邢君於是陞辭將行朝之縉紳相與語曰賢乎哉邢君故事御史歷兩考必有陞擢之榮矧君端嚴得憲臣體使少待旬月間不次之擢可幾矣且京師距其鄉幾萬里程限逼甚而跋涉良不易而君一旦不謀於同列不告於朋友卽決然以去其視貪榮違親以冀非分之望於不可必得而苟安以徼幸其或卒者真不啻天淵矣賢乎哉邢君於是相率賦詩以華其行春坊論德林先生既序諸首簡矣余於君同郡且相

厚也不容以默余惟吾郡自昔仕于朝得推恩以榮親者固
有矣而及其親之存者前此未之有也有之實自君始嗟乎前
之無者至我而肇後之有者自我以始其為榮也孰尚焉君之
歸抵瓊也父子婦姑相見於久闊之後載拜載問懽忻怡愉一
堂之間紗帽豸袍珠翟錦衣輝映上下既而有事於寢展祭于
墓既畢而燕宗屬姻婭朋儕故舊鄉人父老是集是臨茲時也
必有日其實而齋谷歎息以為自昔未有者矣亦必有聞其風
而感發興起為父者思所以教其子為子者思所以勵其志者
矣又有必感其事而悲其生之不幸有子而不克肖有親而不
待養者久於戲君之茲行此其為鄉邦之光閭里之勸非特今
世為然後此千百年之久又安知無傳其事以為美談播之聲

詩紀之圖志以貽無窮者哉余與君生同地學同道且又同官
於朝顧獨蚤失所怙而抱無涯之戚母氏幸無恙而所志猶
未得以直遂也於君之行不能已於慨焉謹書此於群玉之後

賀封禮部郎中俞公序

國朝推恩之典著在令甲各有等差而其所以得之必以其漸
未有越次而得焉者也越次而得焉者非有勲庸於國必其
材行勤勞有以簡在

上心者焉於乎茲非異數也哉天順六年八月尚書禮部郎中
俞君振基歷官三年例當得誥加封適其尊甫廷獻先生承
其父清節翁命來視其子於京師先事謂振基曰吾家荷先
世善慶致汝顯榮曩汝為主事時已蒙

聖恩封吾以汝官榮幸已踰素分切念汝之所以有今日者皆汝祖父教誨所致吾何力焉今吾願以所當得官封請諸朝移封汝祖

皇上方廣孝治萬一俞允莫大之幸也章既上

上嘉之 命某受封如令復賜其父以冠帶焉夫郎中階五品恩典止在其父今乃併與其祖及之所謂異數者非邪一時公卿大夫士聞是 命莫不稱頌感激謂於此一事而君之仁子之孝臣之忠皆於是乎見焉蓋體臣之心以榮其親仁也辭己之榮以及其父孝也然非為人臣子者盡忠圖報且不能循故事以獲常封况欲希越次恩乎吁越次之恩殊常之數也一旦集於俞氏之門祖父子孫二世並榮如此夫豈無故而然哉予

聞俞故新昌世家自宋元以來代有顯宦而入 國朝尤盛清節翁躬德秉義為一邑望而廷獻先生又能嗣其德厚以亢厥宗郎中君以盛年登賢科選人翰林讀書中秘擢主儀曹事繼陞今官材行勤勞大著聲稱用能簡知 九重致茲異數有由然也異特崇階峻秩循序以得而優恩寵命亦必荐致當不止此也此蓋其兆耳先生南歸有日凡與郎中君交厚者授簡於予俾為贈言無致賀臆於是乎言以俟

天順七年

贈增城吳君澹榮登進士第序

進士科始於隋而盛於唐故南士之登第者自唐始江右之有進士始於某七閩之有進士始於歐陽詹然皆在唐中葉以後而曲江張子壽則在開元前已以道侔伊呂科進矣然則南方

之士之登第者其權輿於嶺南乎豈寧惟是南士在唐未有爲
狀元者而大中中開建之莫宣卿已魁天下士唐三百年間南
士登宰輔者纔一二人而嶺海之間得三人焉說者乃謂山川
之氣獨鍾于物不鍾于人不亦誣乎夫大化流行賦于萬物得
其偏者爲物得其全者爲人物得其偏而不全其精華秀實尚
有如是者矧人之所得者乃天地之全氣乎是誠一偏之論無
足取者若謂氣運有盛衰故人才之生也不能無厚薄多寡之
異則信有之矣嶺南自入國朝以來進士科固未嘗乏人而
近年以來日以寢盛今

聖天子復正大統之初臨軒親策進士擢三百人而吾嶺南得
十五焉其一增城吳君澹也君秀穎而篤實在輩行中恂恂然
謹飭自持誠一嶺海之佳士也君既登第其同學友某輩謂增
城前此未有登進士者有之今自君始不可無一言以志其始
以予鄉人也特以見屬予惟增城菊坡先生之鄉也先生氣節
才名高出一代當時朝廷虛台席以待之詔直丁寧趣召再四
竟辭不赴議者謂當大拜而始終固辭者古今一人而已君生
其鄉其流風餘韻去今未遠也尚當取法乎斯人由是以追蹤
乎曲江公之清風大節使天下之人稱之曰嶺南進士不獨古
得其人今亦有之庶乎足以破柳宗元之論而洗吾嶺南之厚
誣也君其勉之哉雖然是豈特一吳君之責凡我嶺海之士皆
不可不知勉也予故因君以發之

送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西蜀周公致仕序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西蜀周公堯弼以年至乞致仕

上命乘傳以行陛辭特 敕光祿賜酒饌內帑錫寶鏤三千貫

于時同 朝公卿謂公行不可無言以贈既而西洛耿公適來

代公與其僚倪張二公議謂予與公同官且偕出翰林有斯文

之好而以贈言見屬予少公一歲公行矣尋亦踐公之迹方資

人言以爲贈言以贈公蓋將以爲人贈予之張本於是乎撮公

志行之大者以爲公贈公蜀人也自古蜀多文學之士入

皇朝來百年于茲而蜀之文名始大著于公公始以尚書蔡氏

傳發解于鄉入對大廷賜進士及第擢官翰林在館閣二十餘

年凡國家大制作大纂脩無不與焉既而出教兩京太學爲大

下儒宗晉陟春官長貳者踰十年稽古禮文之事多所建明屬

朝廷更化大禮儀大喪紀出於一時如祧廟祔廟之議皆百年

以來無前比者經公裁酌遂爲定制他如 親藩典制外夷朝

聘與夫學校科貢之類舉有成規公於春官邦禮之任可謂克

稱而無負矣然而喋喋者猶或不滿於公豈孔子所謂命也哉

盖天之於賢人君子也每欲成全而扶持之使其道大行於天

下然亦或有尼之者使之不盡行雖若廢之而實所以振勵激

昂之使成全其大者焉公自幼有志於聖賢之學繙閱簡冊輒

有著述之意其在太學也嘗與諸生疑辯輯錄成書歸而進於

朝矣然非其全也盖當道學大明之世衆人勦說雷同之時進

步於極高之顛求罅於至足之餘甚欲以其所見表著於世補

昔人之所未備而爲之忠臣然以拘於職務方爲

聖天子所委注未暇也茲以年至方將具疏乞身于一九重以
償其夙昔之志而喋喋者乃趣其行豈天欲成全公之素志汲
汲然惟恐其緩而尚或未決耶公歸矣古之聖賢不求合於時
而求合於道不求知於人而求知於天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
懈其所著述多存晚年及是時成一家之言補先儒之闕垂後
世之訓留不朽之名於天地間此予素所望於公者也渠之喋
喋於我者非所以盡忠益於我者哉孟子有言行或使之止或
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歐陽子亦言後世苟不公至今無聖賢
公其念之哉好惡出於一時是非定於百世人其如命何公行
矣予且尾公後公居西蜀我居海南相望數千里間幸而不死
尚及見書之成

送太子少保禮部尚書涪陵劉公致仕序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掌太常寺事涪陵劉公凌雲在末至以足
不良于行乞致其事

上弗許既而章再三上

上以其情詞懇切特俞其請且 敕有司月給糧米歲給輿隸
以示優禮大臣之意嗟乎

聖天子之於大臣恩禮一何厚哉然此非特以為公益以公職
所掌者 國家之禮樂佐

天子以郊

天享

廟者踰十年每遇大禮致辭于 殿陛之上周旋於壇壝之間

咫尺 天顏以導引贊助 聖躬以裸

獻所以對越

上帝靈承

列聖在天之靈以致其顧歆于以受祿于天而錫綬和豐穰之慶於天下非但供一事涖一職者可比也公寅清勤恪服勞有年爲

先皇帝所眷注

今上嗣登寶位方賴公之用而顧容其以私去噫豈得已哉蓋古者仁君之於其臣下也方其壯而強也用之必盡其才而不遺餘力苟或疾而老焉則亦使其私而不強其所不能致事而歸猶必使之得所安養以終其天年其仁義之無盡也如此後

世則有不然者矣歐陽子嘗言由兩漢以來雖仕至三公每上印綬即自駕其車轅一辭高爵遂列編氓而韓文公亦云中世士大夫以官爲家罷則無所於歸由是觀之則前代之仕者平生竭力以盡心所事一旦老而休焉蓋有不得其所者矣孰若公生 盛時起家諸生而存歷華要疊荷 恩封及其祖考若妣官登八座位極人臣茲其歸也而又特給之日食資以人力昔人所謂雖有還政之名而仍享終身之祿者公實有之公世以農畷爲業有田園之樂有林泉之勝倉困足禾稼亭沼饒花木有可以養生之具有可以適趣之景昔人謂閉門歸隱則俯仰山林之下者公亦實有之矧今年方五十有九距古人引年之期猶將十稔茲以疾而預告非以老而謝事近時公卿大臣

有以老疾家居者 朝廷有事往往起之具有成功公偶以疾去非廢不可起也 國計之重甚於身謀民瘼之瘼急於已疾公之歸也其尚顯精神近醫藥以毋忘乎

聖天子之所軫念 九重之使朝臨而萬里之輶哺駕可也予犬馬之齒較公為長歸裝又束第以國史事重未敢言私然日暮間爾公之再來予已去矣予與公同庚年登第今三十有六春秋矣在班行中特相親厚公行其太常僚屬感公厚德相率求予文以贈行於是乎書兼以致予意云

贈都憲彭公致政還嶺南序

入 皇朝嶺南仕者惟寶安為最盛予所及見者禮部侍郎陳公副都御史羅公僉都御史盧公陳公以文學顯名中外而羅

盧二公則以才猷著功邊方然皆能始終以名節全歸其鄉且三人者並出乎一邑之間非獨嶺海所無雖中州內地亦不多見也今彭公景宜以工部左侍郎改右副都御史巡邊于遼幾九年矣故事歷官三考當陞其秩公年僅六十七即上章乞致其事

上俞其請鄉人在京者咸曰公嶺南仕宦者之巨擘也謂濬以文字為職業而以送行文見諉惟公無二人者之所任而又盡有其所長二都憲公立功西北而公則兼于東大生極南之陬而馳功名於朔易之會以禦戎虜孰謂南人綿溥也哉雖然方公輕裘緩帶指麾叱咤於朔雲邊雪之中本足為公勇也惟當眾人奔趨酣豢之秋屹然立截然斷毅然去無毫髮顧戀意然

後見其勇耳孰謂南人綿薄也哉夫天道以南為陽陽固剛矣而風氣之在地者則柔百越處地之極南人生其間體柔而用剛蓋地氣然也濬嘗歷考史傳嶺南人仕中朝者恒不多見若唐曲江之張日南之姜湟川之劉宋則南海道宗武漢安道潮陽元龜增城適子僅此數公而已然皆進以禮退以義求所謂倖進患失者蓋鮮焉若是者雖係其所存所遭之不同抑亦由於地氣使然歟公生諸公後遭際 聖明起家科目官御史則振風裁貳廷尉則慎刑罰為郡守則謁循良之譽總方面則廣旬宣之政兩任邊寄所至則威行而惠施最其平生歷履藹然鄉先正典刑千百世猶一日也今又謹知足之戒決勇退之節優游田里以收桑榆之效歸然獨立於嶺海之間為鄉邦之耆舊 朝廷之遺老使鄉人子弟處者得以考德而問業出有以取法而遵承所謂天地間之全人也豈其然乎濬也於公有鄉契於其行也不能無言戶部郎中祁君順公通家生也請書之以贈

送林侍御還嶺南序

予嘗歷考史傳嶺南人入仕中朝垂名竹帛者雖不多見然有一人焉則必以直道自持其進也未嘗不以禮其退也未嘗不以義在唐則有若張曲江姜日南劉丞相在宋則有若余安道張宋卿王大寶崔與之諸公雖其生也不能無齟齬於世然而百世之下公論歸焉求所謂奸險諛佞之徒史殆絕書嗚呼若是者雖係乎其所存及所遇之時不同其亦地氣使然歟予

友林君雲鵬嶺南潮陽人也以名進士拜監察御史嘗奉
命理兩湖益政爲怨家所搆落仕藉謫塞外尋爲總戎者薦復
冠帶乃者

皇帝復正大統凡謫戍者咸得叙用衆謂君自此可以馴致通
顯矣而君乃以尊府大叅公致政家居自上章懇求歸養乃得
以前官致事以歸夫七十致事禮也古人未七十而致事者僅
二人焉然錢文二公當進用之時慮盛滿之戒而豫爲退休之
計君子猶以爲難矧君出久鬱之餘幸而僅得以少伸其氣乃
能遽舍之而去則其視前人爲尤難一時與君厚者喜公當盛
壯之年遂歸養之樂豈冠綉衣趨拜庭下殆與杜少陵送竇侍
御詩所謂繡衣春當霄漢立綵服日向庭闈趨之句符焉因分

爲十四韻各賦詩以美之且摘綉綵二言屬君歸以扁其居第
之堂一以榮君之恩一以娛親之志詩既成謂予亦嶺南人也
特屬以序予聞君家世爲嶺南宦族之冠曾大父仕元爲行省
員外郎盡忠所事大父及今大叅公皆佐大藩知名當世君自
幼負奇志不肯媿阿隨時好及爲御史持風裁不少屈竟以是
得禍然名亦由是益彰惟禮與義未嘗造次或離宛然鄉先正
典刑也故其進退之際不易如此其志固有在矣若所謂青春
立霄漢之綉衣白日趨庭闈之綵服此仕宦者之常榮兒女之
常孝不足爲君道於是乎書

送王繼甫南歸序

予交遊海內賢豪多矣心所推重而樂相與者可屈指數也而

宣城王繼甫其一人焉家邁開爽不屑細故開口論天下事疊
疊有證據遇事奮發敢爲蓋亦一奇男子也然官止一縣令兩
居其官輒不久竟不得究其所蘊年富力壯可以有爲也乃毅
然謝事以去嗟乎其進也何難而其退何易哉繼甫年弱冠卽
領鄉薦試春官得校官不屑就卒業太學再試又不中居太學
者久之尋以舍選得蜀之郫縣縣卑僻而民貧當西番入貢道
番僧往來歲無虛月到則群入索庖廩稍不如意令佐以
下咸被群辱繼甫至嚴門禁不許擅入番僧徂故常直至廳事
見令不爲禮大肆其克繼甫目左右拉下痛杖之幾至斃吏胥
以下咸吐舌久不得入嘆曰西僧爲西蜀人患非一日矣藩臬
大吏不敢厲聲色臨之况加葢乎邑人於是大攝相戒不敢犯
其令而西僧入境者自是亦少戢矣未幾丁家艱解任起復改
山東陽穀縣縣多椎埋之盜白晝掠舟車焚廬舍罔有所忌憚
繼甫至問父老以民所厌恶咸言莫苦於盜不得聊生繼甫卽
選丁壯嚴守備聞有盜者卽躬鞍馬具弓矢率壯夫馳赴之往
無不獲者盜尋逸他境大抵其爲治以抑奸強扶貧弱爲事兼
并家忌之肆爲謗訕然其守正不回檢約嚴密擗撫無所得卒
亦莫如之何也其政績灼灼在兩縣人口耳者不可一二紀然
能振發於衆人委靡之中此二事尤爲可喜今年春偕天下百
司朝覲闕庭旣竣事卽上章乞致事當道者聞其名苦留
之繼甫堅欲去幸遂所志乃喜溢顏面卽束裝南歸旣去數日
交游者始知之給事中河東樊冕景瞻西蜀冉哲尚儀姑孰楊

壁應奎監察御史東吳朱鉉良玉刑部郎中會稽謝廉允清工部主事錢塘楊懋克勤謂予曰吾輩與繼甫相交好者知之深而善文莫如子今其去矣寧能默默無一言乎予曰諾嗟乎古所謂奇男子者今世蓋不多見也而繼甫豈非世之僅有者乎然而位不滿其才如以千里馬使之折旋畦徑之間縱有追風絕塵之足亦何所施焉今而又放之於長山茂林之間不復駕馭之可惜也哉雖然千里一蹶古人深戒又孰若遂其自然之性雖無馳騁之快亦免困踣之虞之爲愈哉予旣以是言復諸君俾書以寄繼甫又系以詩詩曰良馬千里姿逸能何權奇有足不得騁居然自鳴嘶伯樂世豈無道旁空嘆咨此事古已然不但今人悲世重冀北產按圖定黃驪謾勞耳批筒空有肉駿垂胡天賦奇質於地乃不宜幸哉免鞭策莫羨黃金羈長林多清泉食飲聊自怡人生適志耳去去將奚疑

歸田樂詩序

歸田樂詩八章章十二句送衡州通判唐公履信致仕歸瓊山也公邑大姓以鄉貢進士卒業太學解褐卽倅衡歲將一周以憂制家居者六七年衡之人至今無貴賤老幼賢愚稱頌之不容口不以其去任旣久而衰今年起復至京師衡之人及瓊士寓京者咸喜公之來謂公才長器閎蓄久養充前日衡陽之政特其端緒耳未足以究所有也茲將復之官必將有大設施如古所謂循吏者不但已也方將拭目以觀其新政而公不謀之故舊不決之龜策卽上章乞致事旣得請欣欣然喜溢顏面

舉手加額曰吾一生之事畢矣嗟乎人生之事豈易畢哉貪功名者不能畢固權位者不能畢嗜貨利者不能畢圖徼倖者不能畢懷宴安者不能畢計身後者不能畢天下之物凡一有所繫吝於心皆未易以畢之也惟中有所主外物不能干而真知天下之至樂者然後能畢之雖然是樂也亦未易知也禮不云乎樂樂其所自生蓋以生於斯長於斯老而休於斯百年之後又正丘首於斯斯蓋人生之至樂舉天下之事凡可樂者皆莫加焉者也雖南面之樂不足以當之彼區區之功名利祿又何足道哉公殆有見於此不然安肯以未老之年而遽為歸閒之計哉公行矣潛因本公之意述鄉園之事分為八謠賦詩以送之公歸抵家卽其事而歌其詩亦未必無以少助其樂之一二也

送友人唐彥宜詩序

孔子曰去其故鄉事君而達卒遇故人曾無舊言吾鄙之嗟乎是誠可鄙也哉予也去家萬里叨仕于朝得為

天子文學侍從之臣雖不敢遽謂之達然於聖人所鄙者竊亦鄙之也凡吾嶺以南之人以事至者雖無一日雅苟通鄉音同出處莫不待以常布之素而死其平生故舊而又累世通家者哉今年夏鄉人唐彥宜來京師館於予予之大父訓科公與彥宜祖交莫逆先父編修公又與其尊府締世好至予兄弟又與彥宜益相驩愛殆過前入久別之後卒然相見得以論夫鄉里親戚朋友故舊之詳其所喜幸非但若昔人所謂空谷足音

而已也天道三年一小變而人事如之自予別來歲星一周天世道亦且屢更矣而况夫一郡之地數百里之內所相與者數百家之人其間存亡得喪興替消長歲異而月不同者又不知其凡幾變也幸而彥宜來又幸其館於予每退朝暇相與促膝相對細詢而博訪之蓋彥宜之所與者亦予之所與者也惟相與故相知他人容或有不知者而彥宜無不知焉別後十年之間數十百家之事可喜可悲可感可嘆可愕者一一有之於乎老成日以凋喪壯者日以老少者日以壯今之始生者又且斯然起矣人生斯世能幾何時彼蚩蚩者乃欲爲千萬年不可拔之計何哉於彥宜行不能已於言勉爲詩十絕送之并以致吾意云

送陳汝翼歸瓊山詩序

詩有三經首之以風所謂風者民俗歌謠之詩誦之者則一方民情之好惡風俗之美惡得以考見非若後世騷人墨客流連光景之作顧於民情風俗有關於天理民彝可以爲世教助者漠如也予嘗不忘吾鄉風俗之厚其人大抵質直謹重安土重遷無有所謂告訐之風矯偽之習富有力者徃徃篤姻黨節用度割欲畏義不忍以其身輕犯非禮之事干刑憲戕肢體以貽羞鄉里有一於此衆其鄙且危之至於宦族子孫則又矜門地自愛重今雖貧且弱猶以先世衣冠自負不肯苟同衆人貧無力者亦各安其分勤生而務本服勞富室以爲衣食資不屑爲姦慝事凡此數者自予宦遊南北凡所履歷之地皆鮮有焉今

予去家官 禁近踰十年于茲其心未嘗一日不在大海之南
而於下田畚蛋之間尤切切然也鄉人有以事來 京者相見
之際輒首問及之皆曰非復昔日矣近同邑陳君汝翼來爲予
言尤爲詳切吁何乃至是歟豈老成前輩凋落殆盡後生晚輩
無所漸染而然歟抑或後生晚輩剛愎自賢謂昔人罔聞知而
弗顧歟不然則風俗日趨於薄如人既老而不可復少歟吁可
嘆也已汝翼邑故家子知禮重義其姻親交識又無非大家世
族爲鄉人望者幸因其歸僭放古詩人國風之餘意賦詩八章
追述吾鄉往昔風俗之厚以嘆今不能然汝翼歸抵家有相過
者試歌以侑尊豈無因予言而惕然興起翻然改悔者乎或有
詆予言爲過者非知詩者也幸勿信之尚以質諸舅氏衡倅公
必有所處矣

壽嚴陵先生七十歲詩序

嚴陵先生以少保吏部尚書兼 謹身殿太學士致政家居之
七年也歲在癸卯距其始降之年蒼龍舍甲午天運歷五紀而
過之又將齊焉者也昔人謂稀有之年是已夫人徒有是年而
無德與位固已稀矣况又有德有位而得其年其爲稀也豈不
尤稀乎哉先期其家嗣翰林侍講良臣得 朝中名公鉅卿才
大夫士祝壽詩若干首自閣老以下咸有之既粹成帙將寓歸
至先生初度之辰以爲壽以濬老門生也特以序引見屬嗟乎
所以爲先生壽者豈可苟同衆人乎哉夫衆人之所謂壽者以
其身身止於百二十歲也先生之所謂壽者以其名名豈可以

歲計哉蓋將期之以千萬世而無窮也雖然先生稟扶輿清淑之氣生際文明極盛之時三光五岳之氣既完而所以培植保合之者又益加厚保之以泰畤休之以元陽茹之以菁華其氣清以醇其質厚以全身無恙而心無憂既已越下壽而駸駸夫中壽之域矣由是而底夫百二十年之壽則固其所固有者也固無俟於祝矣祝不祝於先生何加損若夫壽先生之令名於千萬世而無窮則固先生平日之所志所謂不在溫飽者之所充而極焉者也先生少有大志弱冠試秋闈卽第一他日試春闈又第一進而對大廷又第一所謂三元者 皇朝百年以來僅於先生一見之甫入翰林卽拔於衆人中而進于清巖密勿之地預聞 朝廷大禮樂大政事大議論凡 國家有大制作多出先生手自筮仕至於休致始終不出 禁門而名聞于華夷功著于遠邇中間雖或暫爲六月之息然所以培其負大風之力而爲九萬里扶搖之地益大以遠故其再出也位極人臣治效可稱述而此議不加焉矧又得以耋老之年而享其清閑之樂天錫之以全福人歸之以令名穆叔所謂三不朽者先生皆兼而有之真足以傳之千萬世而無窮矣其爲壽也蓋將與天壤相始終所謂百午之期百二十歲之上壽焉足爲先生道哉

壽皇太常八十歲詩序

靜學先生以洪武戊辰歲生時

高皇帝肇造區夏之三十又一年也方是時三光五嶽之氣分

而再合滴而復淳蓋自開基以來彌縫保合至此一世矣然後
天地之純全文物之聲明漸復其舊而先生之生適當其時得
氣正而賦質全自然渾厚而清明先生又能充而養之本以經
術加以問學遲遲至十有八年之久是爲永樂乙未時

文皇帝在位之十有三年也向之合者益以固淳者加以深彪
炳旁達大明極備先生於斯時所養既固所學既成於是出以
應有司之求進對 明廷爲

天子所親擢置之館閣朝夕接近 耿光沐浴膏澤醞醞透徹
四暢交通充積日富見聞日大至於書畫末藝亦能以餘力及
之時聲名播揚遠邇天下之人稍知書嗜翰墨者皆知有先生
矣先生官 禁近最久經事

列聖餘四十年嘗一出典郡未幾即有太常之 命年既至乃
乞身南歸居吳中者若干年今春秋蓋八十矣夫以先生一身
生長出處皆佐夫 國家氣運之盛之時首尾幾百年始而毓
秀於元氣磅礴之初中而效用於治教休明之際晚而養恬於
德化熙洽之餘噫是豈偶然之故哉歲丁亥八月二十二者先
生初度辰也先期嗣子中書舍人文振乞 旨歸省預求縉紳
詩爲先生壽而以序屬泮泮惟德者壽之原德之厚者壽必長
理有必然者固不待於區區言語文字祝願亦非區區言語文
字所能祝願也竊惟先生所以遭際承平之盛與夫光寵壽考
之樂有如此者所謂亨嘉之會明良之逢千載一時者也於戲
至矣渚不敏因中書君之請書此以先諸縉紳之作用以爲先

生千有歲壽

壽封尚書劉公九十詩序

自我

皇祖肇國以迄于今歲周于天而又將再焉蓋凡八紀元矣人生始元之初至是存者蓋無幾矧有厚德高壽而又膺亨爵如吾博陵劉公者哉公生洪武壬申至是八十有八矣距九十日耄僅再朞焉以子閣老先生貴歷封至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天之高壽人之顯爵世蓋無有加焉者矣嗟夫歲之數止于百公再歷一紀卽滿其數官之品止于九公再陟一階卽極其品壽得於天爵出於君人希其一而不可得天旣與之於冥冥之表君又錫之於昭昭之際其駢蕃綿遠也如此其厚是何故而然哉予聞劉故博陵故家其先世有仕前朝爲中臺御史者世以詩禮相承仁風惠澤衣被鄉邑者蓋非一日矣至公之先大夫贈尚書公醇德古道深憂遠思超出世俗之表一時鉅公名人罔不尊信敬服公自幼隨侍居兩京間其得於家庭告誥蓋有素也公資稟淳篤樸茂而謹愿於一切紛華聲利之習泊如也持身不苟處家有法閣老先生出襁褓中卽爲贈尚書公隨事指教甫或童公又遣從明師儒學古文辭用能積習以成大器及其官館閣登公輔公三荷 貶封之典未嘗改其常度望之者知其爲篤行君子其厚德懿行有過人者如是則其全盛大之福膺亨爵享高壽者良有以夫矧有贈尚書公以開之於先閣老先生以大之於後公享其成於其中年及耆期視聽

不哀孫曾滿前受 上天之厚畀荷

聖君之異數庸有既乎所謂百年之上壽一品之極位可跂而待也歲巳亥十有二月七月初度辰也太常少卿謝伯寬筆繪圖賦詩以祝公壽既成以序引見屬謹書此于圖之上方

壽李希潤七十歲詩序

壽之言見諸載籍者始於書詳於詩詩之言凡二十有八為君父言者二十有七為母言者一焉是皆詩人祝願之辭所以述人心之所欲臣子之至情言之不足而誄歌之者也後世祝人之壽必形於篇什者厥有自哉海虞成齋李希潤先生明明年年七十六月二十六日其初度之辰也其子侍講世賢縻於職弗克稱觴膝下先期編于 朝之公卿大夫名能詩者預賦詩以

為先生壽且及其母孺人焉予聞先生履道葆醇隱聲于海虞之區介以厲其俗如徐祥之在南州德以薰其鄉如陽城之在晉鄙誠以召和而致歲穰如桑庚楚之在畏壘不出戶庭而知天下之事不求聞達而致遠邇之譽不希仕進而來章服之華以篤厚之資膺 恩封之典享耆老之年齒德壽三者俱尊其庶乎南山有臺之樂只君子者歟當夫懸弧之日賓親畢至少長咸集酒醴維醕殺核維嘉俎豆既碩且庶先生蒼顏白髮頽然危坐于高堂之上以受子姓之賀以次及於姻親朋舊賀畢而燕以次起而舉觴為壽安知其無効古人斷章取義以賦詩如左傳所載者乎為此春酒以介眉壽于以致其親愛之祝者有焉稱被兕觥萬壽無疆于以致其無窮之祝者有焉或歌黃

考駘背之章或詠令妻壽母之句一堂之間情意諧洽禮儀率
度驩忻交通其樂爲何如哉引而導之翼而輔之其所以享壽
祺介景福真有如松柏之茂也岡陵之高且大也南山之不騫
不崩也古詩人所云云者莫不有之顧惟克家顯宦之子獨不
與焉寧能不感于心然而 命服之輝煌 天詔之褒嘉瑰辭
麗句之祝讚揄揚誰所致歟覩其服章佩夫 詔旨諷其篇章
則子雖不在側愈於在矣韓子所謂子在 京師雖有離憂親
心樂者殆謂是哉先生以詩學傳家侍講君受趨庭之訓既以
三百五篇取高第爲
天子文學侍從之臣予用是本詩爲說以冠諸作者之端以爲
先生千百歲壽

壽吳餘慶詩序

斗牛之墟湖山之間有壑然一翁鶴髮酡顏向如渥丹超然物
外而不爲聲名利祿之所役蓋延陵季子之遺裔也歲在昭陽
大荒落日躔鶉星之次當開十又一莢是爲初度之辰泝其懸
弧之始至是蓋四百二十餘甲子矣爰有甥館之賓衣綉持斧
坐鎮于南海之涯予雖不識是翁因其溫然之玉潤澤可挹則
其瑩然之冰清粹可想見也門楣之光發爲孫枝蘭茁其芽金
英瑤華來自劔江問安之餘載求珠玉之章將寓歸以爲翁壽
觴之侑虛其右簡請予文先焉維南有星居狼之北秋分之旦
耀芒于丙春分之昏收熠于丁是爲老人維東有峰峙岱之巔
近依日觀視夜如晝旁睨介丘望河如帶是爲夫人是翁也其

天之老人星乎其地之丈人峰乎星體在天光照下土芒色寒
正光彩燁潤翁之明德不汙比之山盤于地峻極于天意氣端
重雲兩勃興翁之厚德澤物似之子也不佞請以是二者爲翁
之壽且以弁諸作者之前翁吳姓餘慶其名其先自臨川徙豐
城之甘塘又自甘塘徙少塘今五世矣其求予言者翁之外孫
廣東憲副涂君伯輔嗣子耿也

壽致仕庶憲張公年七十詩序

禮百年曰期頤七十曰老而傳蓋人生自幼而弱弱而壯壯而
強以至於艾以耆自學而冠冠而有室仕以服官政以至於意
措使人由是而進於老境家事則傳之於子國事則致之於君
則一生之事畢矣唐人詩人生七十古來所希正蒙莊氏所

天佚我以老之時也人生而得天佚之天佚之而能順天之所
佚以自佚斯人也古人以爲希有况今世乎予友廣西庶憲渝
川張公良甫今年七十其同邑廣西叅政胡公希仁爲之求

朝中公卿大夫士爲之壽詩而以序見屬予與二公皆同年進
士歲甲戌登第張公時年三十六希仁年三十子年二十四轉
眼之間三十有五年矣公年未七十已致其事去歸其鄉先所
佚之期而自佚今家居十年矣予與希仁俱以踰六旬七之年
天佚我以老而不能自佚愧公多矣回思

冕旒臨軒奉揚

大對大臚句傳者三百五十人今其在者無幾而吾三人者得
以耆老之年居大夫之職朱衣金帶白首無恙享太平之福以
爲吾榜中人殿不爲不幸也然公又歸故鄉希仁官外藩予不

出國門老 朝著間八年今七十希仁適以滿秩來 京得與
予會求詩作文以為公壽豈非一快事哉雖然古人有言一息
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太公八十為敬勝怠之銘衛武公九十五
猶為抑詩以自警不以天佚其身而自老苟焉以自佚其心也
尚相與勉之以至於期頤之年

故都御史姑蘇韓公輓詩序

成化十四年十月望日右都御史致仕韓公卒于姑蘇之里第
訃至 京師凡知治體為國惜才者咸哀公以謂公之云亡豈
但公之一身一家不幸哉方天下承平四方無虞時公之有無
亦若夫人耳惟一旦不幸而有倉卒之變意外之事恒得如公
者一二人儲于無用之地以擬之猝然出之於又鬱之餘一時

之人素望其丰采飽聞其聲望心所厭伏而意所嚮往必將翕
然應之群然趨之帖然服之故事半夫人而功倍之不假智力
營費而自然聲銷影絕於有萌將形之始於大體則不傷於元
氣則不損其視夫為之而後成除之而後去者其得失損益蓋
千百矣斯人也世豈可一日無哉自公為忌者所搆以疾乞身
歸閑故鄉時春秋僅五十有三耳天下之人不問識與不識莫
不惜其去之之速而有識者猶質以漢張敞言謂公終無不起
之理特暫為六月息耳使公常無恙居田里間猶在 朝著邊
鄙也譬則富者之貯金帛菽粟雖不日見於用然而家有儲蓄
雖有水旱之災非橫之侵皆恃有此以無恐今公已矣而一時
士夫可恃如公者幾何人哉此世之深識遠慮者所以於公之

亡而深為天下惜也然則其哀輓之作豈但如眾人泛泛然為
人子弟以悼其父兄者而已哉公交游徧天下而予交公日淺
知公獨深顧頌為公所許與故於公之捐館既為文辭以哀之
又為諸公引其為辭之者如此云

謝署正輓詩序

哀死以詩禮歟曰禮也曷以知其然於禮有之志之所至詩亦
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
至焉是蓋發乎人心之自然而形乎聲音合於典則比於節奏
有以動其死慕哀痛之情是豈無故而然歟此哀死者所以必
以詩詩必合於禮禮之中必有樂樂之至必為哀斯豈無故而
然歟一本乎人心自然之天莫之然而然雖欲不然不可得也

近世輓詩說者謂其源流於田橫義士之作斯固然矣抑孰知
其所以然者乃出於人心本然固有之善秉彝好德之所同然
者乎順昌謝公以善以子光祿寺大官署正昞貴 勅封如其
官以天順甲申歲卒于家計至 京師一時卿大夫士咸為詩
哀悼之併及其內子王安人嗚呼所謂哀死以詩者歟禮知生
者而不知死者傷傷生於死者而吊生於生人今謝公平生足跡
未嘗出其里閭名姓不登於仕籍禮義所施僅在其姻族德惠
所及僅於其鄉閭而諸君子一聞其訃徒以其子故乃哀悼之
不已以至形於誄歎諧於音律協於節奏成於篇章其辭悲以
切其意幽以遠美乎淵哉皆有古詩人之風中夫禮合夫樂而
極其哀傷感慕之情夫豈無自然而然歟署正君既稔成帙偕其

鄉友求予序於是乎書以冠作者之前

侯教諭哀詩序

人莫不死也而死得其所之爲難所以難者非死之難處死之難也尤溪教諭天台侯邦重以父怡素處士之沒哀過而至於毀不幸卒焉或者病之曰聖人立爲中制教人無以死傷生今君以親故哀毀以死無乃非中制乎嗟乎爲子死孝爲臣死忠可謂死得其所者矣然死忠與死孝實同而異子之於父天也臣之於君人而天也人而天者可以用義純乎天者一於用情而已義有所不計焉非不計也不及計也蓋人之有是身親所生也無親則無身親既喪矣吾身何有哉方其泣踊號慕之時創鉅痛深五內分裂上不知有天下不知有地中不知有己身

又何暇計其死生也哉是故親死而哀哀而至於毀毀未必死也而或死之非故自戕其生以致之死地而忽不自知其至於死也是其死也蓋出於天理人情之至真至切非若臣之於忠得以義權其輕重緩急以爲去就死生者比焉然則君之死也揆之中道雖不能不過然其志則可矜而其情則可哀也已矧君年方富學方進才方可以有爲乃弗得下壽乃不階貴位以死是尤不大可哀矜也哉誠宜訃音一聞一時縉紳大夫士無間識與不識莫不爲之嗟惜哀悼而又長言之詠歌之不一足焉是亦天理人情之不容已者也君之季父方伯公稔諸公哀君之詩旣成帙俾予引諸其端予故推明君之志以見其所以死用以解或人之病君者云

王時暉輓詩序

予友慈溪王時暉卒于京師凡與之交游者咸作詩悲之或梓成帙青田潘舜絃袖以示予予披誦之餘不覺淚下乃爲之序曰嗚呼古之人不偶如吾時暉者不少於唐有一人字元賓韓文公稱之曰才高乎當世而行出乎古人於宋有一人字逢原王半山稱之曰其言浩浩乎沿之而不窮其行超超乎追之而不至卒之二子者皆未至於大成以死二公以崇獎斯文爲已任故深悲之悲之非私之也今吾時暉之才之行其所以言及其所以行固若無愧於二子者使其及見二公則其所稱而悲之者亦將無異焉雖然元賓在當時固已登上第爲宮僚逢原不知其曾求仕否設求之未必不可得今時暉則四至禮部

矣及需選天官又以能書預中書舍人選不旬日除書郎出下而竟不能得豈非其命哉且時暉平生苦心極力學爲文章又以其餘力學書其文最工而書次之及其以文試也乃不見省以書試也顧所在輒失之此幸憤諸彼衆方爲之喜奈何時暉自生而童而冠而壯間關三十餘年僅成此名而乃不能忍死旬日間以待朝廷一命需其冠服以祔於棺藉其名位以銘其旌况欲望其大行所志以惠生人乎哉嗚呼悲夫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目有其容心忘其爲死也雖欲不悲得乎悲而不形諸聲得乎宜乎諸公詩以悲之而予亦不能不爲之序焉

贈洗馬羅君夫婦哀詩序

太子洗馬羅明仲先生之母 誥封太宜人陳夫人卒于 京
師一時公卿大夫士咸賦詩哀之明仲將扶柩南歸與其先尊
贈洗馬公合塋於其鄉因粹公始捐館舍時縉紳大夫所作哀
詩與今日諸公所以哀太宜人者併為一帙俾予序予託交明
仲有年知其家世有素羅與陳皆西昌之鼎族而羅氏之先文
獻之傳見故少師楊文貞公東里文集尤詳蓋詩禮之宗也公
自幼為文貞公所鞠出自大儒之門薰蒸陶染衣冠步趨自與
流俗不同望之者知其源流之有所自也而陳夫人以名宗子
嬪于儒家禮節儀範迥異於其眾異然則人固不可無所本哉予
嘗讀文貞公所著羅子理先生傳暨所謂慈訓錄者益知羅公
之先其伉儷故多賢懿可為世法而知公與夫人其持身之德

理家之教遠有端緒是宜其生也人敬之慕之而沒也人哀之
悼之至形於詠歌以成篇什夫豈無所自而然哉况有洗馬君
為之子謹身好學名重當代既已恪勤職務以來 朝廷褒封
之典又能重誼廣交以致士夫讚說之譽誠宜其親之棄其榮
養也識與不識者咸為之哀悼固以其二親之重德高誼素為
遠近敬慕之故歟亦由洗馬君顯揚之孝有以致之歟
朝之薦紳先生或述其狀或志其墓或為之詩若誄而予為之
序

2

瓊臺會稿卷之六終

新建戴士民校正